

这是一个士兵用行动诠释‘兵’的含义的篇章
这是一个士兵用鲜血和汗水织就的诗文

暗月无心★著

一个狙击手的特战传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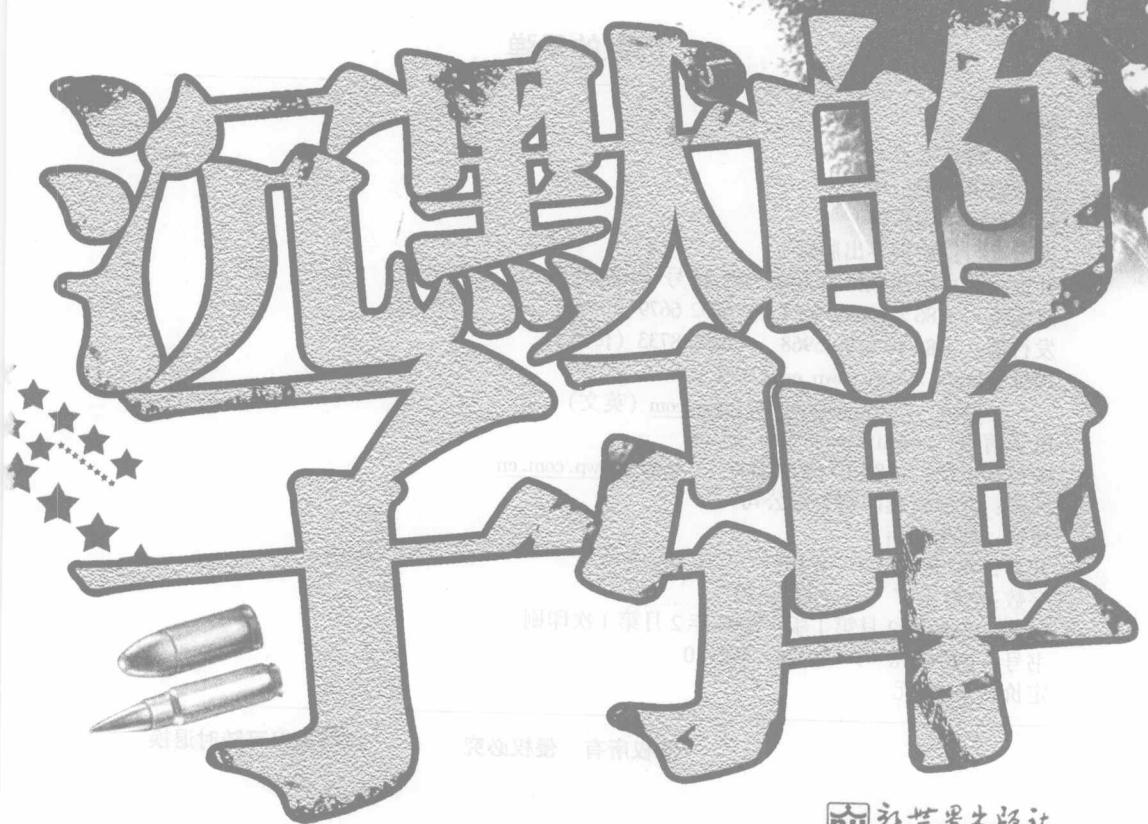
沉默的狙击手





暗月无心★著

游戲(PD)自游遊戲
游戲出界掛幕,章進——暗心沃且魯子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子弹/暗月无心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8.1

ISBN 978 - 7 - 80228 - 562 - 0

I . 沉... II . 暗...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1727 号

沉默的子弹

策划：梁小玲

作者：暗月无心

责任编辑：梁小玲

封面设计：创品牌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总编室：+ 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 (传真)

发行部：+ 86 10 6899 5968 6899 8733 (传真)

网址：<http://www.nwp.cn> (中文)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英文)

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话：+ 86 10 6899 6306 frank@nwp.com.cn

印刷：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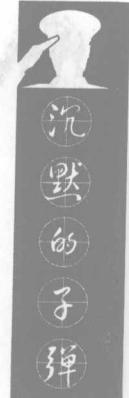
开本：787 × 1092 1/16

字数：350 千字 印张：20

版次：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80228 - 562 - 0

定价：28.00 元



引言

飞逝的地铁终于停了下来，生硬的电子提示音响起，将睡得迷迷糊糊的丁阳从梦境中唤醒，重新回到现实中。适才他又梦到那阴暗的热带丛林，一个人快速穿梭在林中，奔跑、奔跑……向下一个地点进发。

丁阳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坐直了身体，揉了下眼睛，看了看已经空荡荡的车厢，心中泛起少许苦涩，自嘲道：“我还是摆脱不了那热带丛林带给我的厄运，唉！”

随着一声深深的叹息，丁阳拎起脚边的军用迷彩包，起身向车门方向走去。也不知现在是几点了，地铁站内人影稀少，只有几个人步出地铁向出口处走去。

丁阳踏出车门，将手里的迷彩包随手丢在地上，用力的伸展了下身体。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又闷在地铁里呆了近一个小时，就算是丁阳这种久经考验的人，也有些消受不起。虽然军营里的生活要比这苦得多，与执行任务时的艰辛更没法比，但这种感觉还是让丁阳有些难以适应，因为，他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当特种兵时熟悉的环境，这里，对久已没有涉足世的丁阳来说，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

潮湿，阴暗，闷热，多雨，蚊虫……那种环境，那才是丁阳生活的一部分，四年半的时间里，他已经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丛林人了。其实，从当兵的那一天起，丁阳的生活就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一个哭鼻子的新兵，脱胎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然后，被选拔进入特种部队，一直伴随他的，只有绿色的军营，飞扬着尘土的训练场，各种复杂的地理环境，惨烈的枪林弹雨……

可是三天前，丁阳告别了驻地，被战友送上了返家的列车。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要永久的告别军营了。在上车前，大队长拍着他的肩说道：“小阳，忘了这一切吧，这里不再属于你了。”

“忘了那一切？唉，我能做到吗？那里有我无悔的青春，激情的岁月，铁血的锻炼……我在那里掉过眼泪，流过汗，受过伤……还有太多太多我无法遗忘的东西，心爱的狙击枪，缴获的望远镜，偷偷留下的手雷拉环，还有一封改变我一生的书信……这，我都能忘记吗？不，这一切，我无法忘怀，或许有一





天，我还会回到那里，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我曾经在那里生活过，战斗过……”丁阳的心，再一次飞走了。

突然，一声刺耳的尖叫声，从丁阳侧面不远处传了过来，他警觉地看了一眼，只见几个人影正将一个女孩逼到地铁站中的大理石柱上。让丁阳微微心惊的是，在他们的手里好像握着刀，看到这儿，丁阳一下子明白了：抢劫。

看清后，丁阳连想也未想，径直地冲了过去。

“住手，放下手里的武器。”丁阳大喝一声。

“哟，这世道还真有不长眼的，还是个傻大兵呢。哈哈！小子，滚一边去，这儿没你事。”一个小平头捏着手里的刀冲丁阳比划了一下，威胁道。

“傻大兵怎么了？一样可以把你们拿下。”丁阳不屑道。

“哼，傻大兵，老子可不吃你这一套，这年头当兵的都是熊蛋。滚，不然连你也做了。”小平头身边的大个子不耐烦地闷哼一声。

看情况不动武不成了，丁阳的眼睛盯着匪徒手中的刀，寻找着出手的机会，以他特种兵的身手对付三个持刀的歹徒，那还不是手到擒来，要不是顾忌人质的安全，他早就跟这三个匪徒干起来了。

“妈的，你个大兵是傻子呀，老子只不过想弄点钱花花，关你屁事，想英雄救美？回家玩去吧。”一个脸上有伤痕的家伙指着丁阳的鼻子骂道。

丁阳一下子恼了，心想：“我是当兵的没错，可为什么要受你们这些垃圾的侮辱？”

三个匪徒在取笑丁阳时，放松了警惕，丁阳就趁他们不注意，出其不意地发动了进攻，手里的迷彩包炮弹般抛了出去，撞向疤脸挟持女人质持刀的右手，右脚抬起，踢向离他最近的小平头。

“铛。”小平头暴哭一声，被撞倒在地上，疼得直叫唤，接着又是一脚，疤脸惨叫一声，应声落地，发出一声轻响，小平头也被丁阳一脚踢翻，疤脸则被势大力沉的迷彩包撞了个趔趄，三人合围的人墙出现了空档，人质瞅着机会，从歹徒的包围中急窜而出，向地铁站口没命地奔去。

“妈的，找死，哥几个做了他。”大个子怒吼一声，挥刀向丁阳刺来。

丁阳见大个子来势凶狠，退了一步，避开他的刀，左臂一张将他的手夹住，抬起右膝盖就顶在大个子的小肚子上。

“嗷……”大个子惨嚎了一声，双手捂着下身，跪倒在地。

“唰。”大个子刚想爬起来，丁阳已经冲过去，一刀砍倒了他。



一旁的疤脸趁丁阳对付大个子时，紧赶两步，举刀便扎向丁阳的软肋。

眼见躲避已经来不及了，丁阳不退反进，抬起左手闪电般切向疤脸的手腕，右手合掌为刀，斩向疤脸的颈部大动脉，疤脸白眼一翻，应着掌势泥一般瘫倒在地上。

“砰。”

一声低沉的枪声过后，丁阳感觉自己的胸口一痛，缓缓举头，看见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它，像一只张开了嘴的毒蛇一般对着丁阳的胸口，丁阳愤怒了，伏身去抓地上的刀。

“砰。”

又是一声枪响，丁阳的腿一痛，失去重心，向后倒去。

“去死吧。”丁阳大喝一声，将手里的刀甩了出去。

“砰”

胸口又是一痛，接着，耳朵里全是嗡嗡的轰鸣声。视线中，地铁站里的灯光忽明忽暗，流转着偏移了，丁阳的目光随着飞逝的光线，身体缓缓向后倒去，他的神智慢慢离他远去……



目录☆★

第六十章 群英	第二十二章 拉练(2)	第二十三章 恢复体能	第二十四章 拉练(2)	第二十五章 炮击连	第二十六章 目标锁定	第二十七章 地图驾驶	第二十八章 深渊渡伞	第二十九章 极限攀爬	第三十章 越过极限	第三十一章 入侵	第三十二章 攻击	第三十三章 极限穿越	第三十四章 潜伏	第三十五章 小说录	第三十六章 任务	第三十七章 突变	第三十八章 丛林	第三十九章 竞争	第四十章 寺寺
1	5	11	16	21	26	31	36	41	46	51	55	60	64	69	74	78	83	88	92

★☆目录

第四十一章 比赛(2)
第四十二章 劫持
第四十三章 洪水
第四十四章 合作
第四十五章 功成
第四十六章 撤离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开战
第四十九章 比赛(3)
第五十章 失利
第五十一章 困境
第五十二章 破碑
第五十三章 登攀
第五十四章 淹没
第五十五章 突破
第五十六章 命运
第五十七章 胜利
第五十八章 教官
第五十九章 卷宗
第六十章 任务
第六十一章 逆袭
第六十二章 回归
第六十三章 决定
第六十四章 狙击
第六十五章 离营
第六十六章 攻着
第六十七章 野狼
第六十八章 抢夺
第六十九章 灭绝
第七十章 尾声

265 261 257 252 248 244 239 235 231 227 223 219 215 211 207 203 198 194 190 185

第六十一章 逆袭
第六十二章 回归
第六十三章 决定
第六十四章 狙击
第六十五章 离营
第六十六章 攻着
第六十七章 野狼
第六十八章 抢夺
第六十九章 灭绝
第七十章 尾声

309 304 299 295 291 287 283 279 274 270



第一章 军姿

“醒醒，千万别睡过去，跟我说说话。”警报器小，光系制震印工士，张嘉伟

“醒醒，千万别睡过去，跟我说话。”

模糊的视线里，几个白色的身影来回晃动着，一个人突然俯下身，在丁阳耳边大声呼喊着，他茫然地点了下头，道：“是，首长。”

“好，坚持下去，千万别放弃，跟我说说你的事，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家住哪里……”

丁阳机械的大声回答着首长的问话，突然数道刺眼的白光，一下子照射下来，让他有种眩晕的感觉，早已变得迟钝的双腿再也支撑不了身体的重压，向前倾斜过去。

“砰……”丁阳晕过去了。丁阳使劲地摇了下头，感觉自己的神智还在，听力还在，可他就是站不起来。“吵什么？谁让你们动的，都给我立正站好！卫生员！死哪去了？把丁阳拖到一边，看看他死了没有，孬种，连个军姿都站不好，还当什么兵？”

连长气急败坏的大声喊叫，让丁阳打了个寒战，失去的神经功能，再次回到身上，挣扎着想爬起来。这时，一双手抓住了丁阳的胳膊，却被他强行甩开，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扯着嗓子吼道：“报告连长，我没事。”

“放屁，脸都摔破了还说没事？卫生员，让你把他拖过去，难道没听到我的命令吗？”连长大踏步走过来，冲着丁阳便是一通狂吼。

“是。”卫生员答应了声，矮身扛起丁阳就跑。

“放开我，我能行。”丁阳用力挣扎着。

“醒醒吧，你能行？你能行怎么摔倒了？要去，也得包扎完了再去，不然连长又要怪我了，你就算是可怜我，这总行了吧？”卫生员不停地在丁阳耳边



絮叨。

“完了没？”丁阳不耐烦地嘟囔。

“别动，正消毒呢。”卫生员不满的又将丁阳按在地上。

消毒液涂上后，一阵冰凉的感觉，丁阳麻木的神经逐渐恢复过来，脑子也清醒了许多，适才拼着命要冲过去的他，此时却被下颌剧烈的痛苦所困扰。

“丁阳，死了没有？没死就过来，装什么熊样？”

二十米的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可是连长的声音还是就像在耳边一样爆起，让丁阳精神紧张，心里暗骂道：“这个欠揍的、没有同情心的家伙，巴不得我快点累死，然后把我踢出部队，我不会让你如意的。”

丁阳想罢，强忍着痛喊道：“报告连长，我没事。”

“是。”丁阳高声答应了一声，跑入队列中。

头顶，是刺眼的阳光，没有一丝风，可是耳鸣声却像上百架飞机从低空飞过一般，搅得丁阳头昏脑涨，难以忍受。下巴上的伤处，依然火辣辣的痛，没有半点减弱的迹象，汗水再一次从他额头上渗出，人影又一次变得模糊起来。

“坚持，我要坚持下去，不能倒。”丁阳开始不断地命令着自己。

坚持就是胜利，可是胜利却来的如此不易。

“听口令，稍息。今天的军姿就到此为止，现在讲评一下。说实在的，你们今天的表现很不好，有人搞小动作，有人交头接耳，还有人经不起考验，晕倒了。打起仗来，被太阳一晒就晕倒了，这仗还怎么打？告诉你们，谁要是吃不了苦，就趁早滚蛋，听见没有？部队里从来不需要孬种，好了，现在各排，将自己的人带回去，整理一下内务，一会儿检查，解散。”连长用手指点着，冲新兵们狂吼一阵。

“一排的，注意了，靠过来……”

“二排的……”

连长训完了话，排长再接着训，排长走了，班长又将新兵们留了下来。

“大家今天表现得很好，尤其是丁阳，带伤还坚持训练，值得大家学习，大家要以他为榜样，副班长，一会儿你带丁阳去找下卫生员，换下药，好了，解散后把自己的内务整理一下，解散。”黑黑的班长和颜悦色道。

解散后，副班长拖着想离开的丁阳直奔医务室，一进门便嚷道：“小江，



给丁阳换药，快点，抓紧时间，一会连长还要检查内务，可别耽误了。”

“是，保证完成任务。”小江答应着将丁阳拉进屋中。

小江就是给丁阳包扎的卫生员，跟他同龄，但比丁阳早一年入伍，一张嘴整天的就知道嘟噜个没完，什么事都爱打听，大家都开玩笑叫他“火鸡”。其实，小江已经不是第一次给丁阳换药了，到达驻地的头一天，他就关照了丁阳，把丁阳的手包了起来，那是丁阳晕车时在车上乱抓东西，不小心划破的，血流不止，为此，丁阳伤心了好几天，在没人时还偷偷掉了眼泪。

那几天，要不是黑黑的班长一直关照着丁阳，说不定丁阳这个半大小子，已经偷偷地跑回家去了。说实在的，丁阳心里也很窝屈，新兵连头几天就搞成这个样子，以后还怎么混下去？他也不想被连长当着所有新兵的面训斥，不想被排长时不时地点名批评一下，不想被班长当小孩子一样照顾，不想被大家误会，用异样的眼神看待。所以，在丁阳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兵，一个合格的兵。

小江打量了下丁阳的脸色，道：“小阳，你气色好差，是不是病了？抬头。”

“你换你的药吧，瞎打听什么？我没病。”丁阳不耐烦地嘟囔。

“嘿，没病？得了吧，没病怎么一训练就出虚汗，脸色发白？胳膊上的淤痕是怎么回事？忍一下。”小江说着用力一揪，将丁阳下巴上的纱布撕了下来。“呀！你小子可真要命，我跟你有仇啊？”疼痛让丁阳呻吟了出来。“疼？哼，这也叫疼？你还没见过指导员的伤呢，那才叫厉害呢，指导员硬是没吭一声。”小江不屑地白了丁阳一眼。“吹牛吧，指导员什么样，我到现在还没见过呢。”丁阳不服地回了一句。

“切，不跟你说，等你有空的时候，问下你们班长吧，这事他知道的最清楚了。好了，OK。”小江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收拾东西道。

“我们班长？怎么又扯到他身上了？”丁阳一愣，好奇地问。小江没有回答，先是跑到门边看了下左右没人，这才把门关了，坐在丁阳跟前。

“搞什么？不说算了。”丁阳不耐烦地站起身。“别，别，告诉你还不行吗？不过你得答应我，千万别告诉其他人，坐，这事还得从好几个月前说起，那时你们班长，不，应该说是排长……”小江眼一红，惆怅道。



“排长？”丁阳打断小江的话，问。

“喂，你着什么急呀？我跟你说，那时，他还是排长，跟指导员一起出去，在路上的时候碰到了……”小江还想说下去，却被门外的脚步声打断了。

门被推开了，班长黑黑的脸颊露了出来。

“班长？”丁阳与小江噌地一声站了起来。

班长犀利的眼神盯了小江一眼，鼻子里哼了声道：“好了没有？”

“报告班长，包扎完毕，请验收。”小江身体挺得笔直。

“马上回去整理内务，一会排长要检查的。”班长没理小江，对丁阳道。

“是。”丁阳答应了声，从班长身边跑过。

丁阳是跑步走的，没能听到班长后来跟小江说了些什么，可是自从那次以后，小江再也没跟他说过指导员跟班长的事，无论他用什么办法，小江就是不肯说，除了退伍的那天。

指导员是怎么受的伤，班长又因何降的级，他跟连长的关系为什么不和，

这是一直困扰着丁阳的一个谜团，直到很久以后，这个谜团才被解开。

丁阳回去时，内务已经整理好了，床单跟镜子一样平，被子跟刀切的豆腐一样板正，看到这些，他心中一热，脑海里浮现出了黑黑的班长，除了他，还会是谁呢？

班长叫王超，比丁阳大五岁，入伍四年，是全团技术最过硬的兵尖子，尤其是他的枪法，可以用出神入化来形容，绝不亚于那些在奥运会上拿金牌的运动员。丁阳有时甚至在想班长的枪法可能还要高过那些冠军，因为在他的记忆里，班长从来没有打脱靶过，环数也从来没有掉下九环过，从来没有。

看着整洁的床，丁阳有种想躺下去的欲望，可是一会连长就要来检查了，所以，丁阳没有那样做，而是趴在了桌子上，想他的心事，可心情不佳的他，胡思乱想了一会儿后，脑子里就开始晕乎乎的了，想睡觉。

“立正。”

迷迷糊糊中，丁阳听到有人大喊一声，赶紧起身立正站好。

“丁阳，听说你身体不舒服？为什么没有报告？这是谁的主意？”连长眼睛盯着丁阳，一上来就是一阵狂轰滥炸。

没有人回答。因为此前，没有人注意到丁阳的身体状况，而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唯一有所察觉的，只有医务室的卫生员小江了，丁阳心中明白，却不肯承认，大声道：“报告连长，我身体好得很。”

“没有？哼，我们是军人，不是铁人，如果你以为有病就可以扛过去的话，



那你就扛，但是你别喊痛，听见没有，就算喊了，我也不会听见的。”连长直视着丁阳，吼道。

“是，连长。”丁阳答道。

对于连长的目光，丁阳早已习惯了，眼睛连眨也不眨地对视着，任他在看右看，丁阳就是不回避他的目光。连长锐利的眼神盯了丁阳半天后，见丁阳没什么反应，闷哼了一声，转移了视线。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后，没有发现能再让他说话的地方，悻悻地离开了。

“砰。”丁阳重重地关上了门，然后又重重地关上了窗，屋子里一片漆黑。

炊事班长端着一个大海碗往桌上一撂，拍着丁阳的肩，笑眯眯道：“丁阳，这是给你的，连长专门让我给你做的，快动筷子呀，尝尝我的手艺如何？”

所有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丁阳的身上，可是，丁阳的眼睛里却只有班长。

班长愣了愣，没有说话，低下头扒自己碗里的饭。

丁阳望了望大海碗里那热气腾腾的鸡蛋面，突然恨起来，站起身，冲炊事班长大声道：“报告，这病号饭是病号吃的，我没有病。”

“……”丁阳，连老子的话也敢顶？告诉你，连长已经下了死命令，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炊事班长来劲了，扯着他的川腔喊道。

“丁阳，坐下，吃。”班长头也不抬地道。

“是。”丁阳答应了声，慢慢坐下。

一分钟后，一大海碗滚烫的面条被丁阳扒进了肚子里，然后，一仰脖连汤也灌了进去，汗，立马儿就下来了，丁阳也立马儿感觉浑身一轻。当他放下碗时，看见班长在冲他笑，不由地尴尬起来。

第二章 拉 练

半夜的集合号是最要命的了，哪次也不例外。当丁阳睡得正沉时，那催命的号声，却像与他过不去般，再次将他从梦中唤醒，害得他不得不一边心里咒骂着，一边摸黑爬起来，收拾行装。

“见鬼，我的袜子哪去了？”丁阳在床垫下面摸了一把，心里犯起了嘀咕。





直没时间了，丁阳只好打消了继续找袜子的想法，急急忙忙把被子一卷，用背包带扎了起来，枪，挎包，水壶，子弹带，手榴弹携行包……一股脑挂在脖子上，然后拎着被子就窜出了门，向操场上的一群黑影跑去……

“报告。”丁阳不得不大喊一声，要求入列。

“谁？”连长怒喝。

“丁阳。”丁阳大声回答。

“怎么又是你？一班长，这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带的兵？”连长冲丁阳吼完，又向班长开火，声音愤怒异常。

“报告连长，今天晚上我与副班长讨论训练计划，没……”班长想解释。

“这是什么理由？没做好就是没做好，解释什么！丁阳，瞧你那个熊样，当兵的没个当兵的样，枪有挂在屁股后面的吗？一排长，马上给我纠正过来。”

连长吼叫着，对着丁阳指手画脚。

“是。”一排长答应了声，出列。

丁阳没吱声，任由排长一样一样的挂齐了自己身上的物件，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他也没有了第一次时的难堪。只是这次，丁阳还是咬紧了牙，咬得牙格格地响。

“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丁阳心里暗暗发誓。

“报告。”丁阳再次大喊。

“入列。”连长吼道。

“是。”丁阳答应了声，出列。

“我们是军人，作为一名军人，就要有军人的样子。军容不整，那就意味着战斗力低下，这是可耻的，我不想再看到今天发生的一幕了，听见了没有？”

连长对着新兵们一阵狂吼。

“听见了。”士兵们齐声答道。

丁阳是唯一没有出声的，这是他的耻辱，他在用沉默来对抗发生的一切，不能平静的心中燃起一丝怒火：“下次，我绝不会再这样了，因为我已经发誓了。”

“好，今天晚上的训练科目是五公里武装越野，时间二十五分钟，超过时限的，罚做一百个俯卧撑，向左转，跑步走……”连长终于下达了跑步的命令，可是丁阳的噩梦却才刚刚开始。

“调节好呼吸，把枪抬高，一班长，带着丁阳……”一排长在跑出营区后，



就开始在队伍里吆喝起来。

“是。”班长答应了声，出列，紧贴着丁阳跑。

“班长，我能行。”丁阳喘着气说道。

“闭嘴，调节好呼吸，跟我做，呼……吸……对，就这样。”班长低喝。

“是。”丁阳无奈地答应了声，跟着班长做。

刚开始的一公里路程，虽然浑身无力，丁阳还没觉得有什么，跟着班长一步一步跑了下来，可是越往后，他的体力每况愈下，两条腿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让他迈不动步子，几大件压在肩上，那可真是一堆“累赘”，压得他呼吸急促，两眼直冒金星。

“把枪给我。”班长突然伸手道。

“不，班长我是不行了，你不用管我了。”丁阳低声道。

“闭嘴，我是不会丢下任何一个兵的，副班长，帮丁阳背包。”班长粗鲁的把枪抢了过去，挂在自己身上。

“是，丁阳，把包给我。”副班长把手伸了过来。

丁阳还想坚持，可还是被副班长把背包扯了过去。在减少了两个大件的情况下，丁阳的状况好转了点，尤其是那把重十多斤的枪，简直觉得像有座山从他身上移开一般，踉跄的步子再次和谐起来，呼吸也趋于平稳。

可是，体力差，再怎么减负也不能弥补这方面的欠缺。在最后一公里处，丁阳的体力已经接近透支的地步，这次说什么他也跟不上趟了，步子又慢了下来。

“坚持住，不要放弃。”班长冲丁阳低喝。

“班……班长，我……我不行了，你放过我吧。”丁阳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声音道。

“丁阳，你想做孬种，我还不想做呢，给我跑起来。”班长用力扯着丁阳的武装带，冲他吼道。

“报告。”前面有人低声喊道。

“说。”班长不耐烦地应着。

“班长，我帮丁阳背手榴弹带……”

“我帮丁阳背水壶……”

“我帮丁阳背……”

“嗯，快点，我们已经落后了。”班长松了口气。

“不，不，班长，不能这样，我不想再拖累大家……”丁阳的眼泪直打晃。



“闭嘴，班，是最小的整体，我们不帮你，谁帮你？”班长恼火了。“是。”丁阳擦了下眼睛，把身上的东西交了出去。

“跑，坚持下去，就算累死了，我也要坚持下去，不为别的，就为我身边这些战友，我也要坚持下去……”丁阳心里，不停地命令着自己。

遥遥无期的终点终于出现在了视线中，可是丁阳此时，却有十万个理由不想面对它。

“加油，加油，丁阳加油……”前面是晃动的人影，呼喊的声音，让丁阳产生了一种冲动的情绪，他也不想总是落在最后，他也不想总是面对战友的“加油”声，他也不想用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士兵生涯，丁阳盯着终点，身体里仿佛一下子沸腾起来，又充满了能量，机械的步子加快了，径直地冲了过去……

“耶……胜利了。”丁阳冲向终点，兴奋得大喊了一声。

“扑通……”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耗尽了体能的丁阳再也坚持不住了，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倾斜，摆脱了班长的拽拉，扑倒在地上。

“丁阳，你没事吧？”班长急道。

“班长，我没事……”丁阳挣扎了下。
“卫生员，跑步过来。”那是连长的声音，就像在丁阳耳边吼叫一般。

“到。”小江模糊的身影映入丁阳眼帘。

“给丁阳检查一下。”连长命令道。

“是。”小江答应了一声。

一束光，照在丁阳苍白的脸上、身上，接着，小江的手也落在了丁阳的身上，四处乱摸。

“哪不舒服？跟我说。”小江问道。

“没有。”丁阳无力地回答道。

“没有？张开嘴，大点……”小江嘟囔道。

“小江，怎么样？”连长问道。

“报告连长，丁阳没什么大问题，只不过……”小江被丁阳轻轻用脚踢了一下，要说的话吞进肚子里了。

“只不过什么？”连长紧张起来。

“只不过……”小江拿不准丁阳的意思，咬唇起来。



沈默的子弹

看着“到底怎么了？”连长气急败坏地问道。
“报告，连长，我只是虚脱而已。”丁阳挣扎着站起来喊道。

“真的吗？”连长疑惑地问道。

“这个……就算是吧。”小江没奈何地回答道。

“这是什么回答？列队集合。”连长生气地吼道。

“是。”排长们答应了声，开始集合自己的队伍。

“稍息，讲评一下。今天晚上的你们表现很糟糕，最好的二排，也用了二十三分五十五秒，这要是放到特种部队，早被淘汰了！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新兵三个月已经快过一半时间了，竟然到现在还有人拖后腿，这是极为严重的问题。一排长，要把这件事落实好，要是下次再这样，我拿你是问，听清楚没有？”连长吼道。

“是，保证完成任务。”一排长出列，大声回答。

“哼，解散。”连长气冲冲哼了一声。

二排和三排，都已经解散了，可是丁阳所在排的正副两个排长还凑在一起小声地嘀咕着，迟迟不肯下达解散的命令。队伍里除了还未平息的呼吸声，再也听不到其他声音了。

“该……同志们，连长的话大家也听到了，不过，革命队伍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一班长。”排长面对新兵们大声道。

“到。”班长出列。

“稍息，丁阳是你们班的，这个担子你责无旁贷，有信心没有？”排长心平气和道。

“有。”班长扯着嗓子回答。

“解散。”排长终于下达了解散的命令。

班长没动，丁阳和其他兵也没敢动，静静地看着二班、三班的战士悄无声息的离开。

丁阳心里很明白，知道那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拖累了整个班、整个排，心里不禁有些难过，可他也不想那样，眼睛里多了一种东西，自尊。

班长看了新兵们一眼，说：“从今天开始，增加训练强度，每天晚上临睡前，一百个俯卧撑，一百个仰卧起坐，一百个引体向上，完不成不准睡觉，听见没有！”

“听见了。”新兵们齐声大喊。

“这还没完，外加一次紧急集合训练。我们是士兵，士兵就应该有士兵的